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五回 吟詩賭酒二美和諧 掃地焚香三人禱告

卻說鎮國王聽得素娘之言，引起心事，長歎一聲，向夫人說道：「想當初只為下官憂後嗣，苦苦勸我納釵裙。蒙你勞心將他娶，直到而今又二春。依然還是無影響，鏡花水月枉勞神。夫人不生他不育，分明是蒼天有意滅高門。想來是我缺德行，帶累了祖父與先人。斷絕香煙非小可，廷贊不肖罪更深。百歲後死去何顏見宗祖？細想我平生無事敢欺心。看看不久青春去，念而今夫人與我已三旬。望子之心灰一半，也只好聽天由命混光陰。一子難求這句話，雖是俗言卻是真。」老爺說著長吁氣，夫人含笑啟朱唇：「千歲且莫多憂慮，妾身還有一番心。我與素娘即不育，何不再買女釵裙？多置幾房姬侍後，花多一定子成陰。」老爺擺手呵呵笑：「夫人你枉自明白見不真。小人家一夫一婦無侍妾，滿堂兒女反成群。命中若有終須有，何必貪心多誤人。」高公剛言至此，只見稟事的丫鬟跪在塵。

「啟上千歲：今有寇老爺著人送了一位失目的先生，絕好的時調書曲，送來與老爺解悶。」夫人說道：「也罷了。」高公吩咐：「領進他來。」又叫總管：「賞送來之人三錢銀子哦。」

丫鬟領命去，不多時把那先生領進亭中。只見他頭戴萬字巾，身穿寶藍綢道袍，腰繫絲緜，懷抱三弦，手提明杖，閉目合睛，站住腳步。丫鬟說：「千歲、夫人都在上面，小心拜見。」先生說：「曉得了。」遂把弦子望胳膊窩內一夾，一隻手長，一隻手短，搭在一處，望上一舉，作了一個大揖，說：「千歲、夫人在上，江湖散人有禮。」此時高公、夫人面南而坐，他這揖卻是向西北作去。夫人、素娘、丫鬟俱掩口而笑。高公吩咐看座，先生告坐坐下。高公問道：「先生貴姓何名？會多少書曲？」先生見問，欠身答活。

說道是：「小人家住朱仙鎮，草號人稱胡半仙。大書小傳全都會，百調歌詞記得全。會一套武王伐紂封神榜，渭水河邊請大賢。會一套文王吐哺安天下，成王八歲坐金鑾。會一套幽王舉火把諸侯戲，千金一笑喪江山。會一套昭關出走投明主，伍子胥滅楚鞭屍大報冤。會一套瞻龍臥薪越勾踐，提刀跨馬定江山。會一套鋒劍春秋前七國，孫龐鬥智兩爭奪。會一套始皇興兵吞六國，趙高弒主起狼煙。會一套楚漢爭鋒斬蛇記，十面埋伏九里山。會一套晉陽起義興唐傳，雄師十萬破重關。會一套太宗徵東收薛禮，白袍三箭定江山。會一套魏吳亂漢三國志，三顧茅廬五丈原。會一套光武中興誅王莽，二十八宿降塵凡。這是大書十二套，還有那小傳的名兒訴一番：天仙送子金石配，五代恩榮巧團圓，醒世良言麒麟閣，比目魚兒白羅衫；巧絲珠與鴛鴦帶，紅梅閣共繡香團；玉杯金印雙珠記，七擒三戰入桃源；芙蓉屏共釵環鏡，雞寶山與虎牢關；五鳳合鳴單刀會，八義同俠戲牡丹；玉簪記與千金報，蜃中樓合捧鳳冠；五貴連芳雙節義，三度文公玉連環；桃花扇與檀香墜，奇逢種玉共生禪；牡丹亭儀鳳亭訪賢嫁妹，鳳求鳳凰求鳳奇遇天緣。這些小傳都表過，再把那詞曲排名講一番：滿江紅的大套十二月，大四景春夏秋冬緊相連；八仙慶壽十二調，四時安樂萬年歡；銀鈕絲是鄉里奶奶把親家看，亂地風是二姑娘上廟愛花錢；薛禮回家的八段錦，劉全進瓜哭皇天；栽大蔥與紗窗兒外，繡荷包共九連環；太祖私訪蓮花落，時新的賢孝太平年。雜排大曲三百六，小曲還有六七千。千歲若問占卜事，說時好似弄虛玄。斷生斷死無差錯，富貴窮通只一言。占晴占雨占失物，卜災卜病卜平安。只須用手一掐算，便知其中就裡緣。若有一事不應驗，掉了我的弦子掘馬桿。非是小人說大話，有個緣故在其間。雖然自幼失了目，好佛喜善敬神仙。真心感的真仙降，那日有個老道到門前。口念歌詞來走走，不住只說化善緣。慌的小人不怠慢，素菜饅頭往外端。原來老道非別個，就是那洞賓純陽呂大仙。見我好心多善念，他把我帶到江南雲夢山。白雲洞內教卜算，跟隨學藝整三年。說我塵緣還未盡，他教我週遊天下結良緣。只等著三萬三千功行滿，那時節一同跨鶴上西天。小人尊奉恩師命，不辭涉水與登山。判斷吉凶把迷途指，不敢多貪取卦錢。往南到過交趾國，往北到過黑龍潭；往西到過雷音寺，往東到過扶桑山。走遍天下十三省，如今整整二十年。今朝有幸逢千歲，卻不知老爺喜愛那一般？或是聽書或聽曲，或是起課問平安。」高公聽畢微微笑，慢吐清音把話言。

高公微笑開言：「依你這等說，你竟是半仙之體了。」那老生把頭一歪，伸了二個指頭，欠身答道：「不敢多說，只有二分仙氣了。」高公聽說哈哈大笑，夫人、素娘，丫鬟們也都笑了。胡先生控背躬身說：「千歲喜聽什麼，待小人伺候一回。」高公說：「你把《還帶記》說一回罷。」

先生聞言，挺起腰來，順過三弦，帶上指甲，登楞登楞定准了弦子，先唱了八句引子，又道八句謊言，提過內中，引出一部《還帶記》的奇聞。這位君子姓裴名度，命該餓死，只因還帶的陰功，轉禍為福，位居首相，榮華富貴，壽享八旬。這般如此，如此這般，說了一回。放下三弦，丫鬟遞了一杯茶、四碟點心。吃茶已畢，問道：「千歲、夫人還是聽書聽曲？」夫人向高公說道：「這書也是聽過的了，他既課卦極靈，千歲何不算上一卦，問問子嗣何如。」高公點了點頭，夫人遂吩咐：「全莫說書，且與老爺看看流年星神月令如何。」先生欠身請問千歲的貴造，夫人說：「壬午、戊申、乙亥、庚子。」先生拳回手來掐了一回：「行年三十歲，屬馬，七月初三日時降生，好一個榮華富貴、福壽雙全的貴造！」夫人說：「目下的榮華，人所共知，日後的收原結果，子宮有無。」胡先生聽說，說：「夫人有所不知，人之八個字便是人的根本。本命中帶了好來，自然說好；帶了不好，也不敢奉承。如今千歲這八個字本是萬中無一的貴造，若問日後的收原結果，且聽小人再看流年。六歲行運，今年三十歲，三十六歲交運。過年這步運名為大海行舟，風裡楊花，虛浮不定，遇著順風，急登彼岸，獲寶而歸，諸番得意。若逢中阻，不但榮枯不定，更有大驚大險。只要把這虛浮運闖將過去，到了五十六歲上，交了正南火運，千歲乃佛面金命，金逢火煉，分外光明。若何子嗣，自來年己丑至癸巳這五年頭都該見喜，命中似乎有兩位公子。只是此時虛浮未定，小人不敢斷作必有，也不敢說是必無。只等過了這步險運，那就妻財子祿。到老了還有一說，雖是有命，也要心力栽培。往往有妻財子祿俱全的美造，我們推算自然要照著八字批出許多的好處；及至後來壽祿不久，或無子嗣，竟與所算不同，便說我們江湖口不是憑信，卻不知自己作了傷天害理之事，折損去了。如今千歲這個貴造，雖有十數年的虛浮險運，幸喜命中有天月二德為護，禍不成凶。再者千歲陰德浩大，天佑善人，自然逢凶化吉，後來福壽一定無量，還要緊防小人暗算。千歲把我這幾句批語記下，日後若不應驗，就把我這先生的眼睛挖了。」素娘說：「過幾年你跟呂祖成仙去了，卻望那裡去找你？」夫人說：「即便找著，一個神仙的眼睛也是凡人挖的麼？」高公大笑。當下又聽了一回小曲兒，天色將晚，一同來至前邊，待了酒飯。次日，賞了三十兩銀子，令人送到寇翰林府中去了。

素娘向夫人笑道：「那胡先生說他呂祖徒弟，就有些不信。」夫人笑道：「那不過是江湖人裝門面的話兒，你到心實。」高公沉思一回，屏退僕婦、侍女說道：「你莫小看了這個失目的，細想他說的言語，竟大有意思。夫人當日也曾言過，感格一念，可以通神。今日聽他之言，命該絕嗣，若肯勤修善德，還可以轉禍為福；況吾命還在兩可之間，你我朝夕求祝，雖未見嗣，必竟是咱們虔誠未至。如今我欲懇懇切切修一道求子哀表在呂仙祠焚化，若蒙垂憐，替咱轉求上帝慈悲賜子也未可定。」

於是三人定了主意，次日上朝乞假十天，到家與夫人、素娘沐浴齋戒三天，至晚屏退奴僕、丫鬟，堂屋中設下香案，供上黃紙、硃筆、淨硯一方。高公焚香，三個人拜了紙筆，然後平身。夫人研朱，素娘剪燭，高公提筆，恭恭敬敬的寫上：弟子高廷贊、妻楊氏名端娘、妾黎氏名素娘，

誠恐誠惶百叩首，敬啟昊天上帝君：念弟子年已三旬無子嗣，為愁的是香煙不續累先人。細思想弟子平生無大過，就是這楊黎二氏也慈仁。自幼所作所為的諸般事，自有昊天見的真。我也曾捨死忘生扶社稷，忠心赤膽報乾坤。我也曾百順千依尊父母，修身竭力孝雙親。我也曾輕財重義交朋友，寬宏大量待家人。我也曾補路修橋開義井，裝修佛像塑金身。我也曾舍衣舍飯施棺木，幫婚助葬救貧民。似這些都是弟子真本色，並無半點沽名譽賢心。歎弟子不知何處把陰功損，夫妻無嗣已三旬。實因情急出無奈，並非斗膽冒蒼穹，赫赫皇天恩浩大，可憐我草木無知夫婦們。念弟子哀哀一點真誠意，望蒼天洪恩廣布賜條根。倘若是高門至此該絕

後，願將我夫妻的福祿准折勻。但求一脈能接續，便是蒼天再造恩。雖然是祖上以來無厚德，也算是忠孝傳家到至今。望蒼天憐念高門宗共祖，都是些為國亡身屈死的魂。高公寫至這句話。慟淚紛紛望下淋。楊氏夫人心傷感，素娘一旁滾淚痕。寫畢平身忙拜表，三個人，二十四拜跪埃塵。